



又号羽蒙筑前守

木下藤吉

不詳其父

秀吉

後肆改姓始稱豐臣

関白從一位太政大臣

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薨

美濃守

大和太納言

秀長

女子

武藏守三位法中下路妻

関白秀次母一略初名茶助尾

秀次弟曰小吉号骏阜少将

女子

南明院殿

名古屋北口  
三年下り從河  
氏例に從  
乙之子村  
朝日物語曰海東屋  
才トコト申心ニ  
物ト云ハナリ  
藤吉婚指也  
七十名トナリ  
於即五百石ト  
後三位法印ト



AZ A289  
12  
38-1

秀俊

大和中納言  
實三位法胤子

女子

森菟作守妻

女子

毛利申斐守妻

秀次

關白內大臣  
三好孫七郎

初為三好山城守養子故云  
實三位法胤子 秀吉養子

秀秋

金吾 後云院前中納言  
實木下肥後守家定子 秀吉養子  
家定者秀吉公妻之兄也

棄

幼卒去

秀頼

右大臣從二位  
元和元年五月亡

海東郡也同村  
名草不詳

天文四乙未歲  
朝日勝日申年日  
十一日清須ノカラカ  
中ス知ニテ出テシヨ  
フ御徒トト竹トソ甲  
之國衛總入ニ鹿カ  
廿二村ノ生レ竹河於申  
信長公自明也

豐臣秀吉譜上

秀吉

不知其所生或曰尾張國愛智郡中村御筈阿弥子其  
母夢日輪入懷中而生之故名日吉

幼而穎悟稍長儼不常父母欲為禪僧使往同國光  
明寺而為弟子時八歲不學禪法唯好武勇其心謂僧  
者是乞人之徒也吾豈為之哉於是恣其心擅其行寺  
僧厭之曰此兒為寺中之障礙必矣不知逐之即還之  
於其父日吉怒罵曰吾必格殺汝等焚燒此寺而巳寺  
僧聞其豪言而驚恐乃畀單給珍簞以還焉

父母貧且賤故日吉或耕田或草或撈糞泥饋以餬其  
口

挿入紙

櫛  
櫛  
アル  
アル  
ド  
ド  
ウ  
ウ

ヤ  
ヤ  
フ  
フ  
キ  
キ

十六歲赴遠江仕松下加兵衛尉之綱二日之綱問曰  
 尾張國所用之甲冑者何哉對曰有朋先者其製異於  
 桶皮筒也於右脇結之屈伸自由也尾張國所用者是  
 也之綱曰汝往買此兵器來矣乃授金五六兩日吉以  
 為縱以此金欺之綱不知為大丈夫先于良生乃往遇  
 叔父而議斯事叔父可之曰信長者今時之良君也汝  
 往事之於是製其衣服飾其刀劍自号木下藤吉即秀  
 吉或曰秀吉慕朝比名義秀有勇名  
 顯倒其名而号秀吉義吉訓同  
 永祿元年九月朔日織田信長為龍木之樂而帰秀吉  
 長跪於路傍訴曰某父仕織田大和守久矣而家單寡  
 其亦屢受奴隸之耻故不能足蹈君門唯願仰君之資  
 蔭焉耳信長聞而笑曰汝顏似猿其心輕捷也耶遂使

奉仕信長初呼曰小筑以其謂為筑阿弥子也信長嘗  
 欲攻尾州犬山賊昧突出軍有乘馬意氣揚々者信長  
 問曰何人哉荅曰木下藤吉即秀吉也其後信長平明  
 為放鷹出干躰邊言曰何人相從乎秀吉對曰藤吉即  
 在斯信長嘉之曰可也努力焉自此而後秀吉受信長  
 之恩顧漸盛矣

或時清洲城壁崩可百間信長命諸士急修補之而事  
 停滯至二十餘日秀吉曰方今東有今川義元武田信  
 玄北有朝倉義景齋藤龍興西有佐々木承禎淺井備  
 前守長政是固危急存亡之秋也而今城壁之崩不急  
 修之嗚呼殆哉非招禍乎信長聞曰吁余猿也何言哉  
 秀吉不肯輒言信長挽秀吉之手而厲之於是秀吉審

世田一丹羽一股肱之臣  
此云一捕其也二字云

言其情信長大感之曰汝監此事急修城壁矣秀吉往宿老宅曰城壁修築之事依監吏之停滯而未成故命奈以是敢請使監吏敬從事宿老食曰卿其命之因是秀吉聚役吏而相謀分百間為十隊而修之故明日事成矣時信長放鷹而鼠見之大喜加賜秩祿秀吉曰信長曰清洲城水乏唯築城于小牧山而可也耶信長嘗雖欲之而勞諸人之費故不及此今聞秀吉之言叱曰不受命而直言且不顧方人之勞其罪當死然今宥之耳凡秀吉犯顏而言者屢矣信長常彈斥之故見者聞者咸非笑之曰彼面皮之厚匪翅十重鐵甲也然秀吉終不慙之唯欲容忠於信長也

柴田修理亮勝家丹羽五郎左衛門長秀者信長股肱

福吉一失全之持并云

之臣也秀吉慕之摘其姓之二字而改姓羽柴同六年夏信長獵于河邊為諷武也分兵為二為戰爭之粧信長戲以秀吉為一方之將磬控縱送不學而狡信長奇之

同年之秋信長到西羨濃燒村里其夜軍次洲俣時福富平左衛門失其金龍之弁秘其盜之者諸人皆指秀吉云々怒曰吾貧故受辱如此然今非可死之地不如以謀捕盜之者而洗冤誣也即到津嶋召富人而談之曰有寶物則可使見之若然則賞之以黃金十兩乃寤宿於富人堀田孫右衛門宅以待焉既而盜者果來以彼弁為質請借五貫文之青銅秀吉聞之乃馳至捕之秀吉大悅誦于牛頭天王之寶前而率盜者歸信長之

陣時信長將婦見秀吉執盜怪問之秀吉詳告之故信  
長憐之感之賜黃金且與百貫之祿

信長嘗問炭薪一年之費監者曰千石有餘也信長命  
村井長門守改監者而村井之所奉皆不稱信長之意  
召秀吉曰汝試監薪炭之事於是秀吉自對竈燒火且  
校勘燼火檢一月之費而察二年之用則嚮千石有餘  
三分之一而足秀吉謂與年千石有餘者皆無用之費  
也秀吉言於信長々々感之秀吉曰仄聞他邦之君長  
於山則有炭薪之貢於海則有雜錯之貢今君之國中  
處々多山且村里大木滋生之處亦有之使一村貢一  
木則亦甚容易而已信長喜曰唯汝圖之莫使百姓甚  
勞也其後謂秀吉曰使汝監薪炭則固非其任如良戰

附鹽車取

信長出軍於叢濃時有二旗不慣見者問曰誰旗坎曰  
木下藤吉秀吉旗也信長大怒曰是誰使擁此旗乎遂  
折其旗而弃之然秀吉不恨之以勤軍事

同九年信長謂家臣曰吾屢雖侵掠叢濃而敵人猶未  
畏服我構若於川畔運音計以欲平謐叢濃卿曹謂何  
衆皆然之信長曰當以誰人為之主乎衆皆杜口召秀  
吉而問之秀吉曰遠邊有土蒙又以偷竊穿窬為業者  
多矣而精兵亦或在其中於篠木柏井科野秦川小幡  
守山根上等選聚之分定其隊伍以置彼若則無乃可  
乎信長可之於是秀吉記其姓名登千二百餘人其拔  
類者則蜂須賀小六同又十郎稻田太炊助青山新七



同小助河口久助長江半、家加治田隼人日比野六大夫松原内匠等是皆可以為隊長者也凡騎步漸可五六千人分之為二而可也若無其將則秀吉將之而已信長許之

七月信長命監吏聚集材木九月材木既集因是乘林木於舟檣自北方渡而到川際積之既欲搆砦時自井口出八千餘兵以防之信長見之令曰敵多兵也以弓鳥銃可能防之如今時則縱雖不殺戮敵兵而唯以賊砦修築之速成為要耳故防者不弄弓矢築者常把耒耜逾數日城砦既成以秀吉使為之主出制禁教條以示兵士其後敵先出奇兵以欲挑秀吉之兵而擊之稻田大炊助見之曰敵兵之為休也其有心乎慎勿出吾

兵秀吉狃之故敵兵退去稻田大炊助蜂須賀小六加治田隼人等相議曰今夜將襲敵召所與賊之敵而問敵之事乃交評談秀吉等皆出砦以窺敵陣以蜂須賀賀治田為小將以稻田為弓鳥銃之將潛入殺敵得首十三級而扇秀吉遣書於福富平左衛門村井所之助而使達事於信長々々大喜賞秀吉及稻田蜂須賀賀治田等各有差

大澤次郎左衛門者羨濃宇留馬城主也秀吉以謀使屬信長秀吉獲大澤到清洲使謁信長其夜信長召秀吉曰大澤者勇士也其或變心乎吾唯誅之耳秀吉諫曰使剛敵降我則大澤是其權輿也而今殺之則敵其不降矣唯請君宥之信長遂不聽至是秀吉歸家不挾

刀劍謂大澤曰、今於尔之身有怪疑之事、亦宜以我為質、而速去大澤、聞之、及其夜而逃去。

義昭自穴條城移于二條城、既而信長告暇、而歸、義昭請信長曰、可留勇將一人、信長許諾、眾皆以為若非、佐久間信盛、則其必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也、耶、時信長留秀吉於二條城、眾皆驚訝、翌日秀吉到、二條、以十野中務少輔清信、欲請義昭清信難之、秀吉頻請之、於是義昭出見焉、信長家臣往々有譏秀吉者、信長終不從、同十一年四月、信長攻近江、箕作城、時秀吉前驅、遂陷之、語在信長譜中

公三十四歲  
公三十六歲

元龜元年、其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勦力與信長構、兵信長往攻之、秀吉請先驅、信長許之、以數濃人竹中半兵衛尉重治、牧村氏九毛氏三人、副之、而使為前驅、

公三十九歲

天正元年、信長擊滅淺井長政、朝倉義景、以長政之弟地賜秀吉、々々移居於小谷城、同二年春、秀吉以小谷雪深、有往來之勞、故搆城于今瀨、改号長瀨、而居焉、其餘秀吉從信長之命、屠城略地者、不可校計、詳見才信長譜中、

公四十三歲

同五年十月、信長賜播磨於秀吉、東播磨、服小寺官兵衛最屬志焉、佐用氏上月氏等不服、從故秀吉攻之、下上月城、使山中鹿助守之、又攻佐用城、小寺官兵衛為先登、而進、遂拔佐用城、斬城主兄弟、秀吉獻捷書於信長、々々大悅、官兵衛剃髮、男如水圓清、

同六年三月秀吉受信長之命再伐播州別所小三郎長治應之長治者播州東八郡之守護也時長治伯父別所山城守賀相謂長治曰秀吉橫行于此地歿必及我身乎長治諾之乃叛秀吉而入於三木城完城郭聚人民昏議曰事若速聞則洛兵可來攻若然則城郭猶未完拒守之謀猶未足於是偽撰一翰以送於京其意以為秀吉橫惡之甚故先守城而已非敢有反心也其後長治搆諸城使稱橋左京進守志賀多神吉民部少輔守神吉梶原平三兵衛守高砂長井四郎左衛門守歸口淡川彈正守淡河衣笠豐前守波志谷而長治及其弟小八郎治定彥進發行山城守賀相其餘上月中村高橋服部後藤長谷川神澤大村三枝上原魚住賀

古飯尾藤田等皆守三木城秀吉聞而曰吾以長治為  
卿導不意長治有反心然亦何畏哉召別所孫右衛門  
重棟問曰汝亦反乎重棟流淚無對秀吉曰是唯山城  
守之所為也已汝遣書於長治以可察其事情重棟即  
馳報再三然長治依賀相之請言而遂不從於是秀吉  
議攻三木城而軍士不多問小寺官兵衛曰何畏可居  
乎小寺曰書寫山可也何則僧坊惟多糧米不匱入彼  
寺逐僧徒待信長之援兵而已秀吉可之乃入書寫山  
而居焉寺僧竄藏秀吉令兵士曰寺僧有何咎乎其必  
慎蔑傷害之歷曰秀吉攻歸口城拔之城主長井四郎  
左衛門降先是長治與毛利輝元同心至是輝元使告  
川駿河守元春小早川左衛門佐隆景合宇喜多直家

之兵為長治之後援凡兵可五六万即圍上月城救重  
城守山中鹿助乞救于秀吉々々使小寺官兵衛等往  
陣于高倉山元春陰景以大兵故分其兵為二其一者  
攻城其一者欲與秀吉戰秀吉馳人告信長々々以嫡  
子信忠為太將以佐久間右衛門尉信盛瀧川左近將  
監一益訓之率兵士一万五千使往救之信忠督兵攻  
神吉城々々主神吉民部指之頃之民部族神吉藤大夫  
斬民部首以其城降信忠至是而歸初信忠出京之時  
信長亦欲繼發而家臣悉信秀吉之武名抑遏信長之  
發洛亦使秀吉退兵秀吉不得如之何一日毛利兵出  
跡伏使殺刈馬笏者秀吉兵殺跡伏毛利兵大出而戰  
秀吉兵尾藤氏戶田氏先登被創中村氏能戰宮田氏

戰死秀吉軍殆危外中半兵衛重治見之指揮兵士而  
退時信長使者又來使秀吉退於是秀吉不得已而歸  
書写山故山中鹿助失援力竭降毛利家遂被殺秀吉  
往信忠之宅曰以無援故上月城陷鹿助援首是非公  
之過謬欵信忠曰然吾慙於吾子乃聚兵謀攻三木城  
八月信忠赴三木城邊使秀吉屯于平山而信忠煽上  
十月長治等相議曰敵兵其不過於三四千我兵者是  
七八千也以大兵受小兵之圍誰不忍之乎出城一戰  
欲決勝敗奈何衆皆同之即出兵陣于平島山城守賀  
相小八即治定為之將進攻中村孫平次居城秀吉率  
兵接之賀相治定等奔中村而欲破秀吉之陣爭進攻  
戰秀吉先陣動壞秀吉弟羽柴義濃守秀吉擊賀相治

定大破之。秀吉繼進，敵兵久米五郎久勝志水、泚四郎直道等皆死。敵兵大亂，賀相乘良馬而逸入城。治定戰死，樋口太郎取其首。長治等築一城於丹生山，運入毛利家之糧。秀吉急攻之，於是入其糧于三木城。其後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為救三木，臙數百艘之船到，明石魚住秀吉聞之，欲塞三木魚住之路。圍君峯等搆于城三十餘，檜壁成矣，堀壁成矣。至是三木魚住之路絕矣。

同七年春，長治出兵攻秀吉之子城古田吉左衛門神子田半左衛門中西於五作所守也。三八防長治之兵，古田吉左衛門中箭而殞。長治兵亦多死傷，而濕城三月，信忠率大兵又到播磨。移秀吉營於三木城下近

邊城中不克拒焉。四月，信忠歸洛。秀吉之謀臣竹中半兵衛重治嬰病，眾醫療之而無效。將上京而養病，雖有微驗，難得大効。重治謂死，于軍者武夫之望也。即歸播磨平山。六月，遂卒。年僅三十六。秀吉悼惜焉。九月，長治出兵攻谷大膳衛好所守之營，急擊之。大膳奮戰而死。秀吉聞之，進旌別所山城守率三千兵屯于大村。前秀吉僅以三百人直進，馳入短兵急接，矢鋒相拄。山城守遂敗走，死亡者六百餘人。自是城中大懼，加施穀米單竭，初食糟糠，其後殺牛馬雞犬而食之。遂至割死人之肉，餓死者靡可勝量。秀吉攻術惟新，制法惟嚴，因是秀吉之兵日盛。月日，長治之兵日衰。月，賊同八年正月，秀吉秀長攻三木城，斬獲數矣。逾數日，長

治召弟彦進友行曰此城之危如纒非所以久有也令  
夜吾欲自殺然告事於敵欲助殘兵如何友行即遣書  
於淺跡弥兵衛長政曰天運已來矣長治賀相友行等  
欲自殺殘兵奴婢悉被梟首者不仁也若憐而助之則  
我憐之喜在此焉耳淺跡言焉秀吉諾贈酒肴於城甲  
長治大悅張讎十七日詰朝長治夙起洗身燒香召友  
行使告死於賀相之々曰我輩死而殘兵不死者無益  
也不如城兵悉死城兵皆怒曰賀相貪言以彼一言故  
我輩何悉死乎即攻賀相之々欲登櫓而燒城從者殺  
賀相既而長治先刺殺妻子其身亦自刎年二十三友  
行亦死年二十一三宅肥前治忠入道者長治舊臣也  
亦自刎焉秀吉取其首皆獻信長播州平秀吉移居于

三木城未幾人家數十間斷絕交軒人皆驚之自是而  
後但馬備前表作皆服從其餘西國四國之人民莫不  
望秀吉之風

小寺官兵衛白于秀吉曰三木之為地於播磨而偏僻  
也我所居之姫路者國之中央而有船之便領播磨者  
尤當居此地者也秀吉從之即移居于姫路頃之秀吉  
赴但馬以弟秀長為國守  
西播廣瀬有宇跡氏者新構一城不若于秀吉之々攻  
之甚急宇跡出城欲逃於西海荒木平大夫追而斬之  
同九年春秀吉築姫路城

六月秀吉帥師到因幡攻取鳥城山名豐國刺斐及  
吉川式部少輔隆久森下出羽入道々與中村對馬守

天正九年姫路築城  
公四十七歲  
取鳥城之攻

春次等所守也。吉川森下中村者毛利家臣也。山名豐國通志於秀吉而出城。吉川森下中村猶固守焉。秀吉列搆諸營，日夜攻之。毛利輝元欲加援兵，而不果。城中襄困，且至糧之匱乏，餓莩滿城。於是吉川森下中村登議曰：「今欲免志難，而其不可得也。決矣。」輝元屢食言而不救。吾輩其死耳。使福光小三即言於淺野勝兵衛長政曰：「城之危也，在且夕。守將三人將自盡。若助殘兵，則是為守將之喜耳。秀吉聞而諾之，贈酒食于城中。吉川森下中村聚城兵而告，暇其後，告自殺之期于秀吉。吉川使堀尾茂助吉晴往檢之。吉川森下中村出城到一寺，逢堀尾而辭讓，皆自殺。堀尾函封三人之首，而將歸時，福光小三即拔田孫二人進曰：「吾受吉川之恩深矣，久矣。無可。」

以報死而徇耳。即交刃而死。秀吉見三人之首而流淚，乃出城中之兵煮糜粥以食之。多食者則死，寡食者則無恙。然後使官部善祥坊某守城，授食祿五万石。伯耆國羽衣石城，兩條勸兵衛守之。岩倉城小鴨左衛門尉守之。十月吉川駿河守元春率兵攻之。秀吉謂官部善祥坊曰：「今取鳥城新陷，軍士之困勞可想。然不救羽衣石岩倉而城若拔，則敵勢其大矣。吾憂心有怖。」善祥坊曰：「不如救之。於是秀吉使增田仁右衛門行軍令，既而秀吉赴伯耆屯于鎧，留吉川元春退陣于鳥山。秀吉放火，村里聚蓄糧米入之。于羽衣石岩倉兩城命曰：「南条小鴨慎可守焉。敵縱雖挑戰，而其必勿出戰矣。」南条小鴨皆誓首，唯諾。十一月秀吉歸，播州姫路。

信長使秀吉及池田勝九郎之助伐淡路。秀吉之助即  
到淡路。攻安宅木河內守。由良城圍之。安宅木力屈。而  
降之。助獲安宅木。到江州。安土使謁于信長。秀吉直歸  
姬路。

十二月秀吉為吉歲暮之賀儀。發姬路。赴安土。以菅屋  
九右衛門堀久。太即秀政告之。信長大悅。使菅屋堀言  
於秀吉曰。今年之軍勞多矣。今余非昔日之藤吉。即  
是封國之諸侯也。明朝可賜饗。應秀吉拜謝。登安土城。  
信長出見。意氣懇々。秀吉平伏。而退。翌朝秀吉謁見。獻  
國久。太刀一腰。白銀千枚。衣服百鞍。蓋馬十疋。播別枚  
原三百束。革二百枚。明石千朔。千箇。蹄里。鑄物雜品。蜘蛛  
蛸三千連。自山上至山下。倚疊委積。信長自城樓見之。

曰。此是太膽筑前守持來之物也。使諸人見之。皆驚曰。  
夥矣。秀吉之沉々也。吾未見進獻如此之堆者。信長曰。  
余亦然。彼者天下無双大膽人也。縱雖使伐支那。身毒  
而彼必不辭矣。信長陽氣見於大宅。侍側者皆無不食  
快意焉。既而信長見于秀吉。享之。賜茶。丹羽五郎左衛  
門長秀。長谷川丹波守。醫師道三為之伴。其後信長與  
秀吉雜語。且賜歸國之服。又賜國次。脇指。是備後守信  
秀之遺挂也。堀久。太即秀政持之。以到秀吉之宅。秀吉  
拜戴之。

同十年三月秀吉帥師到備中。攻冠城。之陷。又攻河屋  
城。下之。進攻高松城。之主清水。水長左衛門尉拒之。毛利  
輝元使難波傳兵衛近松左衛門率兵二千來救。秀吉



秀吉  
察賊形謂不如水攻即於城邊三里之間築堤六既成矣以河水谷水湛沃之逾印堤水湯六溜六秀吉構數砦于堤邊使兵士守之日夜之警衛不敢怠五月小早河隆景吉川元春率五万人陣于釋迦峯不動嵩其後輝元率三方兵與隆景元春同營城中見之而喜然堤水浩汗不得相通秀吉馳諭言于信長曰高松城之亡滅其在近然輝元率數万兵來救若賜援兵則使圓高松秀吉擊破輝元之兵則功在漏刻耳因是信長使惟任日向守光秀筒井順慶長岡與一即忠與池田紀伊守信輝父子中川瀨兵衛清秀高山右近等兵士三万五千為秀吉之援助輝元雖欲救高松而依秀吉之謀策故不得既而堤水日溜蛇鼠涌出擺頭掉尾以

為已所水漸及城於是清水長左衛門言于其兄月清入道曰如此則溺死何疑吾輩自裁欲繼城兵之命嗚乎月清曰恹乎吾所思召難波近松而問之亦然之六月清水裁書告自殺之事於秀吉六諾之餽飲食且約以舟迎之於堤上清水兄弟難波近松薄城中之諸監謂城兵曰吾既死之後必授于秀吉焉言已然後出城門乘秀吉之舟於水上皆死秀吉取其城使救原七郎左衛門尉家次六之

信長  
○  
同月三日長谷川宗仁馳使於秀吉曰昨二日之朝信長信忠為惟任日向守光秀遭弑秀吉聞而大驚然不敢動情翌日率數騎巡檢諸營先是輝元乞和曰可獻備中備後伯耆三國且載盟幣至是又煩乞和秀吉聞

挿入紙

漏刻水時計

和議信欲入擊元之  
信景通之和親語中  
信長之死言則七分矣

信長之變而欲結和議既而元春陸景使者復來秀吉謂信長之事其遂得秘乎即謂其使曰信長為光秀被殺而毛利和議之約可不變乎汝等先歸可問輝元使者歸輝元屬吉川元春小早河隆景等而評議或有不察是非而無言者或有還軍於安藝察時勢壯者時隆景進曰信長之遇弑者秀吉之不幸也秋彼上京討乎光秀則其勢沛然誰能禦之而今變約則秀吉之恨徹骨徹髓若然則毛利家之亡滅決而不可疑矣且秀吉有智有勇有武術有夫志若人不得取大物則孰取之為今除搆和親甲信長之死則秀吉之喜不可測焉若如此則毛利家之興盛決而不可疑矣輝元秋之懷內藤越前守廣俊來干秀吉之堂而斥信長且以蜂須賀

秋曰信澄光秀呼力事

發姬路引尾崎

彦右衛門正勝言於秀吉曰信長縱雖被弑而和親其不可變輝元及元春陸景於秀吉不可有疎濶之情而已秀吉大歡曰吾謂輝元若變約則使淨田秀家發誓干此吾上京以討光秀而今毛利不變其約是濼不可言即互通盟誓乞鉄炮五百挺弓百張旗三十本於輝元六日秀吉發高松八日到姬路或曰此時毛利家未和信長遭弑之事織田七兵衛信澄者武藏守信行之男也信行為兄信長被殺故信澄衝之且光秀之塔也時在大坂將上京與光秀并力信長三男三女信孝丹羽五郎左衛門長秀相議攻大坂信澄敗死秀吉發姬路到尾崎而斷髮遣使於三七信孝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及子之助等曰吾為討光秀既到於此使

高山集云先陣全陣中  
三陣池田人之也

順慶不來

至於是皆會于尼崎信輝落髮易勝入而談軍事勝入  
高言曰先陣者在余耳高山右近進曰山崎之戰逐次  
而言之則先陣者余二陣者中川瀨兵衛三陣者池田  
也秀吉可之因之軍列方定相共進到山崎高山守高  
守茂木城池田守有岡尾  
崎花熊三城被高山云來  
光秀自安土到洞崎待筒井順慶之來不至光秀使其  
二男古阿古往為質而不果順慶遂不至時團秀吉既  
發姫路即定軍列山崎之先陣者齋藤內藏助利三柴  
田源左衛門其兵二千近江兵三千剛之山傍之先陣  
者松田太即左衛門並河掃部其兵二千右則伊勢與  
三郎諏訪飛驒守御牧三左衛門其兵二千左則津田  
與三郎其兵二千光秀從兵五千也秀吉義兵進自南

方先陣者高山右近其兵二千二陣者中川瀨兵衛尉  
清秀其兵二千五百三陣者池田勝入父子其兵五千  
四陣者丹羽五郎左衛門長秀其勢三千五陣者三七  
信孝其兵四千六陣者秀吉其兵二万也 齋藤內藏  
助在洞崎馳使于光秀曰秀吉太兵既來唯請止今印  
之戰入坂本賊則可也光秀怒罵曰賊君者大事也吾  
既能成矣何人得對我乎汝其勿憂速來乎此 十三  
日光秀整旅于山崎召松田太即左衛門曰汝登天王  
山直下山崎而可故弓鳥銃松田率七百人而登秀吉  
使堀久太郎秀政及堀尾吉晴攻之秀政能戰松田散  
走既而高山右近閉山崎南門不通他兵即開而先登  
與光秀并陣伊勢與三郎諏訪飛驒守御牧三左衛門

弟劫兵衛大戦、時中川清秀登坂、遮其左、池田父子濟川、衝其右、合擊、大破之、近江之兵早亂走、伊勢誣訪御牧皆死、光秀欲往救之、比田帶刀止之、諫曰、入勝龍寺、耶今夜潛赴坂本、耶光秀問、勝龍寺何處、比田牽馬而進、敵塞其路、處處光秀僅免、跳入勝龍寺、今日之戰、中川清秀尤有功、三七信孝執其手、謝曰、今日吾子之苦戰、吾何忘焉、秀吉猶在後、輿中呼曰、瀨兵衛々々、骨折々々、清秀聞而大言曰、筑前守、面貌既有井在天下之氣、本朝俗語、先曰骨折

光秀既入勝龍寺、捨見其兵、則才千人、及至日薄、厚淵而見之、則百人之不足、夜參半、光秀潛出勝龍寺、逃于伏見、赴小栗、捫時、時伏降、聚驥、同自、數中以鎗突之、傷

光秀右脇、光秀急馳而逃、行三町許、落馬、從僕驚駭、光秀曰、嚮吾為帥、伏所傷、故今如此、早斬我首、可深藏之、即死、從僕取其首、以馬韉裹之、藏之於溝中、埋屍於道傍、而離散、明智左馬助在安土、城圍、秀吉來自西海曰、吾守此城、何益、衆不知、與光秀同死、乃赴山崎、堀久太、即秀攻與之、遇、乃戰于大津、打出濱、左馬助破走、入坂本、城然、兵士悉散、不得以守焉、於是殺光秀、子自然、燒戮其身、亦死、

十四日秀吉到三井寺、小栗、堀里人持光秀首來、秀吉悅、以杖打其首、曰、弑君之天罰、早來、

齋藤内藏助逃到江州、堅田里人捕來、獻秀吉、々々求光秀屍、而續之、磔于粟田口、内藏助亦然、秀吉乘莊

本日  
杖次首々々々藏者天罰  
早本

内藏助堅田里人捕來  
光秀屍磔粟田口磔之内藏  
助也レリ

安土方五郎志茂乃遠寺  
里入建子新築寺也

〇治政評議  
信忠、三浦、長尾、長門、名高、國  
信、根、家、原、信、隆、等、其、時、有、其、後  
所、謂、之、五、方、大、坂、之、時、其、後、來  
所、謂、之、五、方、大、坂、之、時、其、後、來  
所、謂、之、五、方、大、坂、之、時、其、後、來  
所、謂、之、五、方、大、坂、之、時、其、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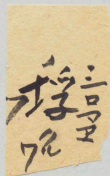
赴長濱秀吉之舊領也江州淺井郡山本有安土万五郎者通志于光秀當光秀執信長也乃率其兵攻取瀉城而據之光秀已死万五郎艦舟於塩津海津而欲逃于敦賀里人追而斬之獻秀吉々々在長濱二日又赴尾張清洲丹羽長秀池田勝入亦來龍河一益進自關東亦來於此柴田修理亮勝家聞信長之弒而欲赴京納緩矣及秀吉成其事也勝家亦到清洲與秀吉長秀勝入等評議以信忠息三法師為信長之嗣且分關國而領之信雄則尾張信孝則岐阜秀吉則丹波勝家則近江長濱池田父子則大坂尾崎兵庫長秀則若狹及近江高嶋志賀二郡龍河一益則食五万石降屋出羽守則三万石是皆所加領也後三法師於安土山使長

叙短五位下右少將

谷川丹波守前田玄以調護之以近江三十万石為料三法師幼稚之間使信雄攝事此時柴田勝家寒衣露臂其言太驕丹羽長秀耳語秀吉曰吾子欲服天下則今席上可斬勝家秀吉笑曰吾豈蔽勝家哉其夜秀吉屢起小遺長秀怪問之秀吉曰吾食長濱尚矣而今為勝家被奪故吾有不平之心耳既而各欲歸國時勝家藏兵於路欲殺秀吉々々自殊路經義濃長松到長濱勝家將歸越前恐過長濱到義濃垂足踟躕而不進秀吉聞而曰吾何為妄殺勝家乎其勿恐焉乃使次仇秀勝以九者信長之子秀吉養之為質於是勝家携秀勝到木本邊而歸越前於是秀勝歸京秀吉亦上京

十月三日秀吉叙從五位下為右少將秀吉於大德寺

挿入紙



大德寺文部禮云  
十月廿日贈  
十一月廿日贈  
十二月廿日贈  
十一月廿日贈  
十二月廿日贈  
十一月廿日贈  
十二月廿日贈

行信長之葬禮充修一七日之法事贈青蚨一萬貫白米一千石於大德寺故原七郎左衛門家次桑原次右衛門副田甚兵衛監祭之同月十一日轉經十二日殯爲施餼鬼十三日讖法十四日入室十五日闍維其儀儼然以金紗金襴裹棺槨以金銀錢軒欄以沉香雕佛像置於棺中張綾幕于四門築塔于四隅警衛武夫萬餘列路左右各持弓鎗長刀鉄炮羽柴小一即秀長監乏喪典之前轍則池田古新輝政昇之後轍則次九秀勝昇之信長八男信吉時持位牌秀吉持不動國行太刀乃寄太刀於大德寺闍維事秀吉與秀勝共燒香於是秀吉執奏勅贈一品相國然後於大德寺處一宇焉慈見院以銀千百枚爲其經始之用且以五十石

爲寺鎮

平日以二十貫爲太刀代

秀吉築一城於寶島而其功不成而廢

信孝云信長政事

十一月信孝在叢濃岐阜有志于日本欲叛信雄威秀吉聞之聚兵赴叢濃急攻岐阜信孝素與勝家通恚然越前雪深勝家不能動干戈故信孝不得拒守而乞和平秀吉不忍殺之即許和而歸

柴田勝家在越前聞秀吉威權之甚大而大妬嫉之因是勝家與瀧川一益相議曰秀吉安置幼君於安土其身爲之輔佐其僭篡之情較著從已者則登庸之不從者則疎斥之今不誅則必有後殃乃與信孝議欲滅秀吉先遣使于丹羽長秀言斯事長秀報曰秀吉輔佐幼君信孝若嫌之則移幼君於岐阜而可也耶然幼君味



長之間踐譽之端其不可絕矣唯請信孝勝家揀擇於此長秀常思秀吉遂取天下故其答辭如此秀吉勢威日熾月盛勝家胸臆爵陶見冰雪之堆積而洪怒以不得用兵也瀧川謀曰北越之時候自仲冬至仲春雪深不能催兵不如暫使勝家與秀吉交托乃言於勝家議之

勝家遣小島若狹守中村文荷齋於前田又左衛門利家不破彦三金森五郎八曰信長之變未竟歲而勝家與秀吉磨刃則似不死入之朝議改此心而與秀吉欲買幼君卿曹上京告之于秀吉則余之雀躍在此耳前田不破金森即發北庄到江洲長濱逢勝家養子伊賀守勝豐而語之勝豐即與三人共出長濱到攝洲寶寺

依富田左近將監而達之於秀吉云々曰勝家者信長之元臣也我何不從其言乎乃召勝豐利家不破金森而享之四人將歸相議曰秀吉之情殊干所思我儕豈思秀吉不可從之今秀吉從之如此容易然無盟約則無益矣復言於秀吉而乞盟言秀吉曰我心亦如此與丹羽長秀池田勝入等登議衆皆謂可而後請成誓言卿曹其達之於勝家四人使飛使告于勝家而勝豐利家不破金森各詣于信長墓逾數日而歸北庄勝家謝其勞而後大喜曰吾欺誘筑前守了明年則隨其時宜而已秀吉謂蜂須賀彦右衛門正勝木村隼人曰是度勝家和親之事皆是偽謀也伺我怠惰而俄來攻浴是勝家之意耳吾既早察之彼安得誘我乎甚哉勝家

之難也。秀吉為覘洛邊畿內諸士之心，遣使于諸友，屢顧問之，其情意尤篤。故諸士皆屬心。秀吉屏勝家親族及相知者，視之如敵。

秀吉率兵到長濱，放火卿間柴田伊賀守勝豐守長濱。秀吉謂勝豐與勝家及佐久間玄蕃允盛政有隙久矣。吾拔長濱不難，然不如使勝豐降，乃記勝家勝豐間隙之條，以召勝豐。臣木下半右衛門大益藤八郎德永石見守而言之，二人皆同之，歸而告於勝豐。々々亦謀勝豐記其恨勝家之十七條，而使臣從見之。且言曰：若吾非則宜言之臣，從感曰：悉是君之是也。其後勝豐臣從或有從之者，或其父母在越前者大抵赴越前。初勝家養勝豐為子，其後勝家使其甥佐久間玄蕃允盛政

食加賀二郡而愛寵之。邁于勝豐々々嫉之。盛政威敵愈熾，輕侮勝豐々々怒之。勝家嘗祝元且之舊儀，親族咸集時，勝家執盃先擬盛政。勝豐大怒，引盛政之袖而止之。勝豐自進，取勝家之盃而飲之。勝家不能制之，盛政不得爭之，自是而後勝豐恨勝家，惡盛政。故今屬秀吉焉。

十二月廿三日秀吉到安土，謁三法師君告歲暮之賀，獻衣服十襲，銀子二千兩。

秀吉贈衣服十領，白銀百枚，芳樽十箇於諸將，與衣服二襲於家臣，各有差。

同十一年正月元日秀吉赴播州姫路，二日賜酒肴銀子及糧米于諸士，使賞春肇也。諸士大悅，張宴遊樂，自

直至中宵然秀吉不敢休憩召執簡者二三人使記年  
年之恩祿太刀衣服糧米等之費乃定監吏十人其後  
與朝飯而熟卧至三日亭生而眠覺氣色頓新拉思  
然後受諸士之賀禮及神職僧徒等七日秀吉上京  
參內翌且到大津乘舟其夜赴安土黎明告新正之礼  
千三法師君及信雄留滯五日巡視柳瀬而帰  
秀吉謂殘雪味消之間先擊破瀧川一益則勝家亦失  
氣矣万櫛千諸士曰吾將出軍於伊勢卿曹皆往近江  
草津而可待諸士隨命而咸往焉

廿三日秀吉率一万五千到江南而聚諸兵凡七万余  
人乃分之為三使淺濃守秀長筒井順慶伊藤掃部助  
氏家左京亮稻葉伊弉守率兵二万五千乱入于土岐

多羅口使三好孫七郎秀次中村孫平次等率兵二万  
侵掠于君畑越秀吉率三万人經安樂越不論岩谷而  
進瀧川分兵拒之秀吉進軍燒桑名邊瀧川怒曰吾既  
分兵故從兵不多不能防秀吉之侵掠腐腸切齒不可  
得言今夜伺敵陣而襲之則豈可不快乎秀吉令軍士  
曰瀧川亦老於武畧者也彼必乘夜而襲我也汝等其  
勿懈焉於是瀧川謀計皆違羽柴小一郎秀長三好  
孫七郎秀次攻一益甥瀧川義大夫所守之嶺城秀吉  
先障攻佐治新助所守之龜山城而拔之新助降義大  
夫亦乞和而去秀吉使関安藝守木村隼人一柳市次  
直末山岡義作守景隆等守伊勢

二月秀吉赴長濱

柴田勝家使佐久間玄蕃允盛政為大將率二萬人出於木本邊盛政與諸人談軍事前田孫四郎利政為先拒不破彦三佐久間久右衛門安次原彦次郎金森五郎八繼之盛政自後而進置兵於諸城而使守之

秀吉發長濱到志津嶽邊而定軍列堀久太郎秀政為一番柴田伊賀守勝豐為二番木村小隼人堀尾吉晴等為三番前野勝右衛門淺野弥兵衛長政等為四番生駒甚次小寺官兵衛孝高等為五番三好孫七郎秀次中村孫平次為六番羽柴小一郎秀長為七番筒井順慶為八番蜂須賀彦右衛門正勝等為九番赤松三郎等為十番長岡與一即忠貞高山右近為十一番次九秀勝仙石權兵衛為十二番中川瀨兵衛清秀為

十三番其次則秀吉也與盛政對陣然不相戰而退尋日遲明秀吉伴為步卒率十餘騎登嶺見敵營而歸曰拔之不可急也使群兵守諸城

四月秀吉婦長濱柴田伊賀守勝豐在本山砦以病瘳日重故上京使臣僕守本山各路將監欲殺本山守兵木村小隼人而納勝家之兵于砦中事發覺而逃去木村執其母及妻子受秀吉之命而磔之

三七信孝聞佐久間盛政出兵變秀吉之約盟復舉兵應于勝家秀吉聞之帥師發長濱到大柿急攻之

山路將監告佐久間盛政曰秀吉赴義濃是為攻信孝應于勝家也足下固不可不救焉盛政曰吾尤欲之不待汝言然大山隔焉吾未如之何也已將監附耳語曰

敵之諸營經營皆鑿然。余語湖傍中川瀨兵衛清秀。營經始甚疎。且與他營相遠矣。若擊之則擊不意也。擊不意則何不利乎。秀吉赴叢濃是柴田氏之慶也。盛政諾往告勝家。可之言曰。以我兵及前田利家利長原。彦次即安井左近等。可對敵營。汝等速攻中川營。而可也戰了。則可速歸。慎勿滯焉。於是盛政率二萬人到。余語水傍不破彦三德山五兵衛佐久間久右衛門安次。為先登時。中川兵飲馬於湖邊。盛政兵斬之。逃歸。告清秀。因是清秀高山右近其兵六千與不破彦三佐久間久右衛門大戰。時盛政分兵使燒城下人屋。清秀高山軍亂。盛政進兵擊破之。高山逃到叢濃。守秀長木本之陣。清秀力戰而入城。盛政乘勝攻城。清秀至五六十年。

人復奮戰而衆寡不遇。清秀見其遂不可勝。而將復入城。盛政追之。且辱之曰。中川清秀。烏不死乎。其怯弱之情。可勝矣。哉。清秀聞而怒。又回壘。大呼苦戰。以戈鏃敵五六人。與近藤無二相接。遂死。盛政取清秀首。贈千勝家。々々大悅。盛政猶陣於此。勝家召之。頻繫及五六度。盛政遂不從。

秀吉聞盛政等攻中川營之急。而留兵士於叢濃。即馳出。叢濃赴志津。嵩柳瀨邊其兵一萬五千到。藤川而睡。靈俄。景黎民各持秘册。迎之。秀吉悅。長濱人民齋酒。食束馬。為來邀之。秀吉大賞其志。遂進到志津。嵩馳入於諸營。而告之。

丹羽五郎左衛門長秀發江州坂本入志津嵩城。

佐久間盛政等見敵陣松明之甚多而陣中擾戰將退陣請後殿於原彦次即安井左近從之既而安井引兵而去故原一人為殿與敵屢相戰盛政率一萬五千登惡津嵩北嶺馳使千柴田三左衛門勝政之率三千兵欲與盛政合焉時秀吉大兵既來進矢下砲發敵兵乱走秀吉使侍臣擊敵因是福島市松正則先馳取首獻秀吉加藤虎助清正加藤孫六嘉明平跡權平長泰脇坂甚內安治糟屋助右衛門石川兵助片桐助作直盛五進俗謂之柳瀬七本鎧盛政召拜卿五左衛門曰先陣已危汝其圖之拜卿突戰石川兵助相遇共死秀吉軍兵競進追敵盛政猶麾諸軍原彦次即言曰唯請可決一戰吾必為前驅頻強之盛政不肯聽既而秀吉之兵

多聚矣自谷自峯出者無不兵士焉盛政兵愈擾丹羽長秀見之曰時既巨矣乃麾其兵馳戰北國後陣既亂散至是盛政久右衛門志敗柴田勝政戰死勝家聞盛政之敗而大怒聚發其兵僅三千然勝家勇氣勃々整軍糒欲待秀吉而戰家臣皆不悅時毛受勝助諫曰天運既窮離戰而功其不成矣余犯君之諱死於此耳君其逃於北在自殺則其可乎勝家從之赴北在既而秀吉之兵追來毛受勝助自刎柴田修理亮勝家與其兄茂左衛門力戰而死勝家到府中逢前田父子而謝年來之勞乃歸北在聚兵土既而秀吉早到府城戒嚴直入與前田晤語求湯漬而食之一笑而出

秀吉進軍到北庄堀久太郎秀政為先列示條制千軍士而後直進圍北庄城而燒之秀吉登愛宕山而指揮之城兵防乏鳥銃累發貫甲摧曹然城中氣衰勢竭盛政及勝家之養子柴田權六為秀吉兵防執盛政軍敗之後欲逃于加賀而不得今如此秀吉使山口甚兵衛副田甚左衛門監之

北庄城中聞權六盛政之被執而愈失勢力成泔鯉輒鮒之思勝家聚族從而大宴指酒盃曰我為彼藤吉倅面郎取敗亡烈怒有餘深怨多小吾明日欲為黃泉之客故今飲酒以終入問之事既而獻酬交錯事畢勝家等男女三十餘人皆自太城亦燒矣北国平

秀吉到加賀尾山使前田利家守之利家者勝家之黨

也然實與秀吉通志故如此以越前加賀二群加授冊羽長秀為越前守依是度之功勞也

秀吉又赴美濃圍岐阜數重三七信孝以勝家為後援而既滅矣故方尽相從者亦甚少信雄率尾張兵同圍岐阜使人誘信孝曰可移居於尾張信孝出城乘舟到知田宇津表信雄遣其臣中川勘右衛門勸信孝之死信孝曰我固已家之即自殺

五月秀吉歸江州坂本諸將軍士皆告端午之賀使淺跡弥兵衛長政囚佐久間盛政柴田權六到洛斬之於六條河原及醜刑盛政於棚人之中大呼曰吾擊殺中川清秀之後從勝家之所言而以軍若速退則豈及此乎戰若克則殺秀吉亦何異於是衆皆驚林之既而盛

政權六皆被殺

瀧川一益以信孝勝家皆亡故力襄乞降秀吉移之使居越前大跡一益威力軍竭甚非舊時之比矣秀吉獻長島城於信雄

秀吉賞加藤虎助清正後号主勳頭又為肥後守加藤孫六郎嘉明

後号左衛門大夫福島市松正則後号左衛門大夫羽坂甚内安治後号中務

大平跡權平長泰後号遠江守片桐助作直盛後号東糟屋

助右衛門後号内膳正之軍功授食祿各五千石時七月朔

日也

秀吉築城於攝州大坂

是年秀吉任參議叙從四位下

同十二年春信雄有欲滅秀吉之志三月信雄殺其家

公五十一歲

長松島城主津川玄蕃允星崎城主岡田長門守刈安

賀城主淺井田宮丸於長島城此三人皆有勇名秀吉

稱之眷遇頗渥信雄侍臣譖之故信雄疑而殺之事聞

于星崎不々城中大騷長門守弟勝五郎聚兵而守焉

信雄恐秀吉之怒已故懇勸遣使於

東照大權現請以後援乃從之信雄又遣使于池田勝入

森武藏守長三請之先是秀吉使尾藤甚右衛門懇陳

禮辭勝入猶豫未決謂片桐半右衛門曰吾受信長之

厚寵有日我今欲援信雄如何片桐曰固其所也不足

疑焉時伊木清兵衛進曰吾聞秀吉之行事可謂有天

下之大器者矣唯請從秀吉焉若從秀吉則身全國昌

後業傳于不朽也若從信雄則身圯國危子孫沒于只



信雄高曰吉者家  
ヲハ拒カシテ守ルルヲ

今也縱雖守義而不如與家君其熟察之勝入心猶首  
鼠兩端既而秀吉遣津田隼人言于勝入曰足下其可  
願義濃尾張三河無敢以違焉且有誓言勝入惑焉伊  
木勸之因是勝入遂屬秀吉片桐半右衛門朝晒之曰  
葺義理之正吾於勝入有間然矣長一亦屬秀吉

大權現帥師到尾州清洲謁于信雄曰秀吉若來則余必  
能拒之公其勿愛心  
尾州犬山城者信雄臣中川勘右衛門守之中川赴勢  
州長島城而將堀池虎平左衛門殺中川池虎亦死故  
犬山城無守將勝入聞之招夫山里人而談事勝入及  
紀伊守之助合兵攻犬山城其意中川叔父清藏主大  
戰而死勝入遂拔犬山進到小牧山近邊而放火速堀

信

大權現與信雄在清洲城聞小牧邊有入而曰是必勝入  
也即率兵而進勝入既退故空堀既而

大權現又率兵赴犬山邊見森武藏守長一陣于羽黑使  
酒井左衛門尉忠次及與平義作守信昌松平紀伊守  
家信等五千人與長一戰乘勝急擊之長一敗走池田  
勝入父子稻葉伊豫守子息右京亮遠藤比率兵軍於  
犬山聞長一之敗而欲進戰一士扣勝入馬曰敵兵乘  
勝我擊之何有利乎若待而戰則可有利矣稻葉伊豫  
守曰吾為先登乃插手中之戈曰老波浪血河軍士餐  
然大笑

大權現見之即引兵而還勝入等亦退兵榑原小平太康

政請以<sub>レ</sub>小牧山為陣處、  
大權現許之、信雄亦同、在小牧且修、瀾清水外山村宇田  
津村等之砦、又築小幡、舊壘、使諸兵守之、秀吉馳尺素  
於尾藤、甚右衛門、謂敵兵縱雖挑戰、而其必勿出兵矣、  
且池田勝八森長一皆是矜其武名、以侮敵矣、汝可固  
此之

秀吉發大坂、赴大山、其兵十二万五千餘也、既到大山、  
卒、諸士到樂田羽黑邊對、小牧山多、構子城、其二重堀、  
砦、則白根、鮎備中、守弘、就舍弟、於次右衛門、其兵二十  
岩崎山、城、則稀葉伊豫、守子右京亮、貞通、彦六右近、勘  
右衛門、其兵四千、小松寺山城、則丹羽、五郎左衛門、長  
丞、其兵八千、清塚城、則齋武藏、守長一、其兵三千、內窪

山城、則蜂屋出羽、守頼隆、金森五郎八、其兵三千、其餘  
村々嶺々、皆為陣處、

四月池田勝八聚家臣相議、曰、敵兵太平在小牧山、吾  
想參河、其可為空國、耶、伺此、時便、潛兵、亂入、參州、使甲  
中諸邑、羅兵、變之、患、則小牧、敵兵、陷、平、敗、亡、如、指、掌、乎、  
吾欲議之、於秀吉、亦、曹謂、何、衆、皆、齊、聲、恭、善、勝八、乃、往、  
大山、謂、秀吉、曰、此、事、若、滯、過、二、日、則、事、不、成、矣、秀吉  
熟思、曰、可也、吾子、明日、到、東三河、而、燒、之、速、班、師、而、搗、  
兩城、於、篠木、柏井、使、兵、守、之、屢、夜、襲、敵、回、則、敵、必、昏、墜、  
矣、且、尾州、之、半、可、屬、我、也、噫、汝、勝八、勿、侮、敵、勿、不、整、列、  
而、進、勝八、乃、歸、秀吉、使、增田仁右衛門、長盛、傳、令、曰、池  
田勝八、進、兵、於、三洲、三好孫七、即、秀次、其、兵、一、万、堀、久

太即秀政其兵五千亦各出兵以救勝入可隨勝入之指揮也又遣使干勝入及子之助森武藏守長二而言之因是秀吉亦出大山陣干樂田既而池田勝入子紀伊守之助森武藏守長二三好孫七郎秀次堀久太即秀政各率兵到篠木柏井將入三洲時篠木入馳告於小牧山

大權現聞之以酒井左衛門尉忠次石川伯耆守本多平八郎忠勝等留守小牧乃別使大須賀五郎左衛門尉康高柳原小平太康政本多彥次郎康重水跡惣兵衛丹輪勘助氏次為先陣發小牧到長久手邊其兵四千餘人又使本多豐後守廣孝赴龍泉寺邊窺敵體勝入等攻丹輪勘助居城岩崎勘助弟次郎助拵之勝入

急大急攻之次即助戰死城即陷勝入大歡時

大權現既到小幡大須賀康高柳原康政本多康重水跡惣兵衛丹輪勘助與三好秀次相戰大破之秀次狼狽逃走康高康政等乘勝追之到長久手秀次臣田中久兵衛來干堀久太即秀政陣曰秀次唯今與敵兵挑戰而大失勝利言味既秀政聽取大叱曰汝何其言之愚乎吾思汝非為告軍事於余而來也唯是逃走到此耳田中穢々然而無言少焉敵兵直進急擊田中々々曰吾固秀次而後戰軍士大突然田中遂不能戰而遁堀秀政整兵而待時康高康政等追秀次一里餘又與秀政相遇秀政以兵橫進其軍鋒甚銳康高康政等不能勝本多彥次郎康重苦戰被七創既而秀政兵亦離

散乃退到樂田。池田勝入及紀伊守森武藏守進兵一

大權現率龍臣井伊万千代直政後号兵部等兵四千出於長

久手巽方之山分兵為三列精銳分亂發火砲頻飛池田

森軍中壞潰森武藏守長一磨軍先聚而進時砲中長

一之眉間即死諸軍大亂勝入兵士亦多離散馳入於

堀秀政而使獲來戰秀政不至勝入不得奈之何勝入

臣秋田加兵衛梶浦兵七郎片桐與三郎竹村小平太

見勝入之危而皆與直政兵力戰而死永井傳八後号

直勝生年二十二自執戈與勝入相接遂鏖殺之得其

首直安藤彦兵衛後号直次斬池田紀伊守之助取其

首池田丹後守力戰聞勝入之助皆死而退歸於是

池田勝入殺

音

大權

大權現信雄合兵追敵斬獲甚衆既而凱旋依本多佐渡

守正信内藤四郎左衛門正成之言也即歸到小幡鄉

大權現使大久保治右衛門忠佐渡邊忠右衛門重綱沙

汰今日諸士之軍功時四月九日也

秀吉聞勝入長一之死即發樂田整軍備而進及到龍

泉寺木村小隼人一柳市又直末等來從秀吉直進欲

到長久手而戰時聞敵卒告

大權現信雄既皆喪師而不進秀吉曰吾警勝入以勿侮

敵而不從今如此吾心甚怒將起小幡與

大權現戰以爭勝入長一而進馬稻葉伊豫守等扣馬諫

曰今日既是曜靈忽其西藏敵亦不敢顧我唯冀今日

先退兵諸士皆強之因是秀吉歸此時本多平八郎

忠勝ノ勇秀吉大軍ト並行  
武力遠倫云

石川伯耆爪牙之臣且度  
志ヲ大ニ通シ

日大ニ大ニ任シ  
又ハ大ニ大ニ任シ  
又ハ大ニ大ニ任シ  
又ハ大ニ大ニ任シ

忠勝見秀吉將赴小幡僅率二三百人與秀吉大軍相  
並而行其間總四五町秀吉先鋒欲擊之不許忠勝不  
層撓不目逃勇氣勃生壯膽激烈遂到小幡卿世人皆  
驚稱之混一之後秀吉大稱之曰忠勝武勇不知其數  
然長久手之役彼以小兵與我大兵並行可謂武力適  
倫焉聞者歎羨之 石川伯耆守者

大權現爪牙之臣也是度通志於秀吉酒井左衛門尉忠  
次見而察之故不肯擊秀吉軍

秀吉搆城於奈良高田在大山使長谷川藤五郎秀一  
楯葉右京亮貞通守之

秀吉築羽黑旧壘使山内猪右衛門伊藤掃部助堀尾  
百晴守之築小牧山修于城十餘箇所到義濃戶嶋以

羽柴小吉為城主

秀吉率兵六万到青冢邊除二重堀若木村常陸女神  
子田半左衛門小寺官兵衛明石左近衛守焉時敵兵  
競來細川越中守忠貞兵破之其夜秀吉召神子田半  
左衛門曰今日汝何不力戰乎神子曰吾固欲之然  
無奈兵士之少何故不殺意耳秀吉走曰汝初來託我  
時汝從僕十人不足而今汝兵多於曩時幾多哉自是  
而後秀吉疏惡神子田其後遂殺之

五月秀吉使堀秀政守樂田加藤遠江守々大山而秀  
吉赴義濃陣于富田寺内攻加賀野井孫八郎所守之  
城信雄聞之使千草三郎左衛門濱田與右衛門小泉  
甚六楠十郎林與五郎子十藏小坂孫九郎其兵二千

救之秀吉急攻撃之城兵乞降秀吉不許攻之然甚城中大困一日甚雨潦洩入夜城兵共出城欲開門秀吉兵列戈相支城兵苦戰破之而逃出其後者皆被殺被執千草三郎左衛門林十藏賀藤太郎右衛門皆死楠十郎被執淺跡弥兵衛長政請宥其死秀吉不肯遂殺之

秀吉進兵攻外鼻城之土不破源六拒之秀吉察城形謂不可急屠之即築長堤決木曾川而灌之堤水浸城蛇鼠從而屠焉不破源六乞降秀吉許之即取其城以一柳市衣直末為城主後到多藝以直江村為砦使丸毛三郎兵衛守之乃歸大垣

龜川左近將監一益者柴田滅亡之後潛居干越前秀

一益武名惜也

○古

一益解法也吉田十郎使遺之

吉信其武名使居伊勢柵戶二益聞秀吉信雄締兵乃遣使干尾州蟹江城主前田與十郎曰汝可尽忠干秀吉若然則恩祿不少矣前田聽之於是二益與九鬼右馬允嘉隆乘舟入蟹江城

一益力尽而斬前田

大權現信雄共聞之即率兵往攻之酒井忠次柵原康政勵軍功一益力尽斬前田與十郎以降一益歸伊勢而耻之上京又逃於丹波焉秀吉聞蟹江之戰而欲援瀧川發自大垣赴蟹江二益既去城故秀吉直歸京

○名種生八今種生力

大權現亦歸遠江使柵原康政留守小牧

秀吉又赴伊勢陣于羽津使蒲生忠三郎氏鄉守名穗生城蜂須賀彦右衛門正勝守桑部城信雄亦屯干長鳴桑名

秀吉謂富田左近津田隼人曰我受信長之恩惠其深厚非口舌之所能及也我謀明智光秀信長何不開肩於黃蘆乎而信孝信雄皆欲誅我々不得已而出軍素志何然乎信孝既不良死我今請與信雄交和事若成則我濟之拊躍在此而已唯願卿曹圖之富田津田深感之不覺涕泗之垂乃往桑名告信雄々々即同之二人歸而言之秀吉悅

十月廿日秀吉與信雄於矢田河原直謁見秀吉束手曲膝垂淚而不言獻良斂而帰營自是兩軍凱樂秀吉帰大山城於信雄

十一月廿二日秀吉任權大納言叙從三位是年依秀吉信雄之所請而

公五十一歳

大權現使其子秀康後号三川守上洛時年十一石川伯耆守

次男勝千代本多作左衛門重吹子仙千代後号飛騨守從

焉秀吉以秀康為養子授羽柴氏實質之也其後伯耆守上京仕

秀吉人皆服非之

同十三年三月秀吉任内大臣叙正二位先是秀吉自内莊而改

秀吉帥師到紀州為滅根來寺也以大和延藤原大納言秀長

羽柴中納言秀次為副將根來僧徒聞之於岸和田邊築千石堀積善寺瀆滅之三所以防之秀吉使秀次向

千石堀長岡兵部大輔藤孝及子與一即忠貞蒲生忠

三郎氏卿向積善寺中川藤兵衛高山右近向濱城堀

左衛門尉秀政筒井頼慶長谷川藤五郎秀一率兵赴

根來寺時自千石堀兵士五百橫擊秀政等秀次見之即進兵秀政等亦相進夾擊根來兵破之追奔逐北遂攻千石堀爭功於一舉然城中能拒之且墜塹甚深城中城下戰爭之聲響天呼號之音動地筒井順慶頻發火箭火入焉銃藥篋因是城中火起忽為焦土燒死者千六百餘人積善寺濱城皆去城而逃秀吉進兵攻根來寺僧多是黃髮鰥齒也其銃兵者既置之千石堀積善寺濱城故寺僧隨見秀吉之旗而不欲拒之唯速欲出寺相謂曰佛像在何須林夾在其所皆可持軍而出寺秀吉之先驅既到根來門前而大呼寺僧大驚遽出秀吉之兵斃入諸院奪取金銀米錢者不獲計置秀吉進到雜賀斷兵三千固守大田村城秀吉以為攻

此城而蟻附不得急焉乃築長堤以吉跡川灌之城中乞降秀吉許之城守及有勇名者百五十三人皆死秀吉使中村孫平次討之秀吉欲伐熊跡邊時新宮本官社人近里之民黎束膝而降秀吉曰熊跡者關防多而遊子艱矣即命熊跡別當廢處之之關防秀吉到弱浦玉津嶋而遊教既而歸大坂

四月十日秀吉督員高跡山其首趣曰

一海師手印所載可為寺領其外年來所押領者速可還本若不然下山既背海師之法非滅亡之基乎

一寺僧行人等不齊學問貯置甲冑弓銃炮非沙門之事業可謂惡逆無道也向後勤學問不可獲武具

一朝敵國敵凶徒怨讎之輩來匿於山中時僧徒扶助之



即是與同罪也。自今以後制禁之。若夫喪親失子或向背於主人或蒙耻辱失面目或剪髮遺世真寶發道心之族雖在山莊制限也。以比敷山根來寺之滅亡可為眼前之炯戒。

右奈々衆徒行人等於同心者須捧請狀滿山各不殘心底則秀吉亦可與隆也云。

十六日學侶方檢校法印良運行人方法眼空雄以下山之衆議就細井新介捧請狀各守奈々之嚴命永不違失滿山之老弱一同奉仰恩惠若於有違背者雖被成敗不可有遺恨也。

丹羽五郎左衛門長秀逝年五十一長秀平生有積聚之病甚苦之至是不勝其痛苦乃引刀自裁火葬後及

中撥出積聚未焦盡其為物也大如拳形如石籠其味尖曲如鳥刀痕在背秀吉見之曰此是奇物也醫家當看之物也即賜竹田法印。

秀吉為平均四國以大和入納言秀長羽柴中納言秀次為副將率兵六萬先赴阿波攻長曾我部新右衛門和氣城既而新右衛門降秀長進兵攻長曾我部元親弟親安一宮城親安降秀長秀次合兵進攻聚名左衛門木津城一夕風雨暴名乘夜而逃仙石權兵衛率兵到讀岐攻八島城拔之四國平秀吉與阿波于峰須賀小六家政讀岐于仙石權兵衛伊豫于福島左衛門大

夫正則戶田民部少輔。

秀吉欲為征夷大將軍謂推大納言源義昭曰公其可

挿入紙

降  
際  
紙  
書

養我々為將軍矣公若養我則公安富尊榮不可疑焉  
義昭愚昧遂不從於是秀吉與菊亭右大臣晴季相議  
晴季曰聞白者人臣之高爵士民之景仰貴於將軍遠  
矣公其可往聞白秀吉悅

岡白任云

七月十一日秀吉任聞白而參內信雄秀長秀次浮田  
秀家前田利家德川秀康等扈從焉豐臣秀勝豐臣勝  
俊池田輝政織田長益信秀信兼豐臣利勝京極高次  
森忠政筒井定次稻葉貞通舟羽長重長曾我部元親  
蜂屋賴隆毛利秀頼細川忠真蒲生氏鄉堀秀政長谷  
川秀一豐臣義康皆供奉其後秀吉到毛利輝元亭時  
義昭々々奈我何義昭拜牛

秀吉發軍於越中前田利家率加賀兵而先驅佐々陸

伏成政降云

與守成政初号内見之乃除諸將保於越中外山城秀

吉登能登石動山分兵使攻外山城政不克拒之依富

田左近津田隼人而乞降秀吉許之據成政而罷京賜

越中於前田利長

秀吉行云

秀吉以前田德善院玄以淺鞆彈正少弼長政增田右  
衛門尉長盛石田治部少輔三成長東大藏大輔正家  
為五奉行長政妻者與秀吉夫人雖不同胞而有姊妹  
之睦故凡每有訐議不論內外長政皆預焉玄以者信  
忠之所推舉也長東者曾事舟羽長秀其評論超于常  
人長盛三成者事秀吉尤尚矣且長盛頗有豪膽而明  
於利損因是以此五人為五奉行秀吉令曰玄以為所  
司代可掌示中京外之雜事神祠佛宇之事長東可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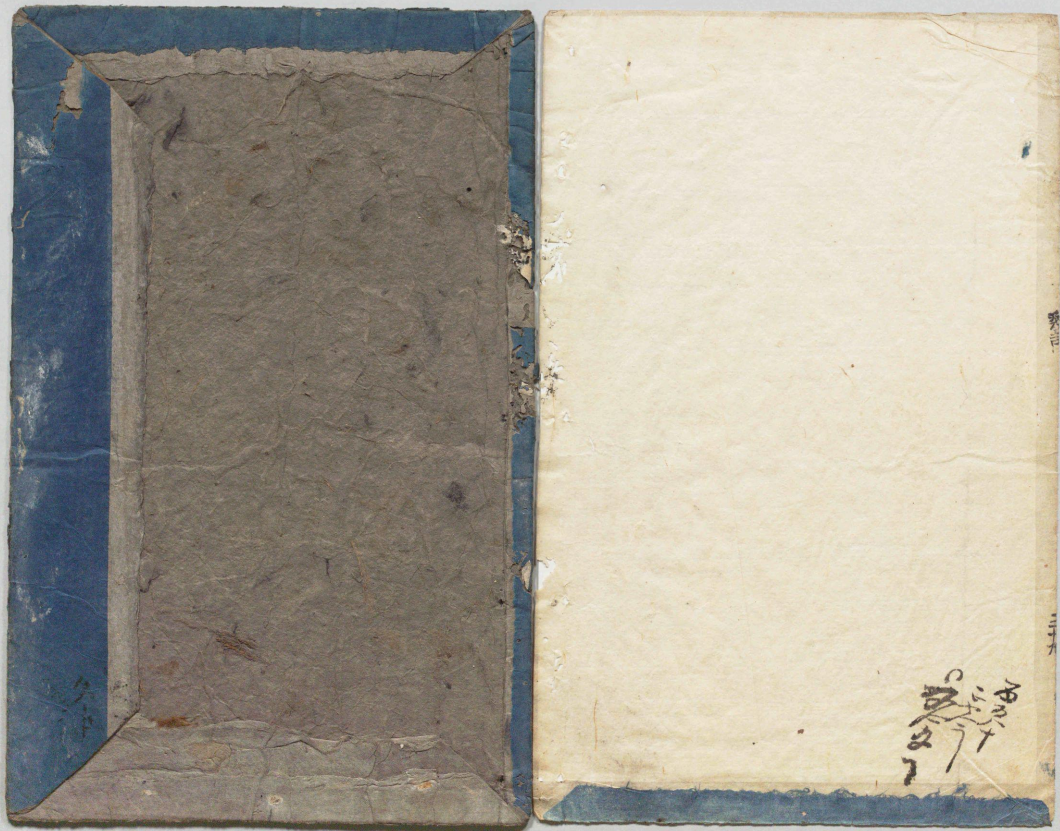
賈賦租稅計會之事長政長益三成校論諸事勿使爲不善勿使諸人抱勞困之情大事則五人相議而定之小事則一人二人相議而決之群臣之攻敬等可速議而折之莫取遲緩焉斷決獄訟則慎而聽之勿發富者勿輕貧者若其聽之不明則天下之汚名生矣又下令曰諸士各可愈病根病根有三其一則私欲枉曲其二則以私忿故密謀復仇其三則多貯金銀沉湎于酒欲貪其名親于牀董且嗜厚味是三者人之病根也推其所原自則貪欲爲之本諸士慎而愈之則受人之饋遺亦或不妨矣然詐者富者苞苴等之贈物者雖甚多而莫回受之此等條則諸士休之

信雄使羽榮下總守勝雅土方勸兵衛雄久說

大權現曰我既與秀吉交親事就秀吉亦與足下素無怨憎唯在一時之爭耳足下當速上京若然則匪翅秀吉也我亦悅耳

大權現不聽

豐臣秀吉請上終



手  
記  
7  
2

